

子
页

凝

爱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凝爱

子 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凝 爱
子 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5插页 109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4—00118—x/I·33

定价: 2.10元



作者简介

子页，男，一九四四年生，祖籍浙江萧山。写诗、散文、也写小说，著有诗集《天涯草》、《月弦》、《北方、南方》、《雪魂》等。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理事、西安市作协副主席，《长安》文学月刊主编。

内 容 提 要

这是诗人兼作家子页写给青年的抒情散文集。作品以凝重而执拗的爱为主脉，铿铿锵锵地唱出了作者对人生、对生活、对爱情、对孕育哲理与追求、饱含泪水与思考的古老土地的礼赞。也许作者首先是个诗人之故吧，他的散文韵发笔端，而意境幽长，带有明显的时代节奏和诗的旋律。

目 录

我的爱 (自序)	(1)
思念	(8)
葫芦海	(12)
高原的孩子	(15)
桃花水	(18)
喇叭的路	(21)
花店	(24)
米脂姑娘	(28)
老农	(31)
石磨的歌	(34)
路遇	(37)
塞上江南	(40)
夜, 是甜甜的	(43)
绿色的铆钉	(45)
被拴住的乡情	(50)
天山之路	(52)
白色的花瓣	(56)
马市小记	(58)
瀚海散录	(65)

石语..... (72)

历史的微笑..... (76)

卖瓜少年..... (79)

玫瑰园..... (82)

走出红石峡..... (85)

月夜脚步..... (92)

兵马俑..... (95)

走进桃林..... (98)

竹笛..... (105)

泾阳人..... (109)

月魂..... (115)

西山日记..... (120)

草地·白鸽..... (128)

故乡的树..... (131)

西湖的微笑..... (135)

普陀履痕..... (140)

夜航..... (150)

花喜..... (153)

我的老师..... (156)

绿的童话..... (159)

醉酒录..... (162)

猫..... (165)

花的笑靥.....	(168)
太阳泵站.....	(172)
雪の思情.....	(174)
丢失的音响.....	(177)
走出森林.....	(180)
远方飞来的小鸟.....	(183)
心曲.....	(186)
待放的花蕾.....	(188)
凝爱.....	(192)

我的爱（自序）

人的命运自己是无法把握的。一觉醒来，天地依旧，太阳亮亮地挂在窗户上，揉一揉眼睛，昨夜的梦怎么连一丝儿也记不起呢？生活是多彩的，而梦总是黑白的，往往很悲惨。诗人将梦都描写的极其美好，是一种憧憬，一种渴望，一种追求……我没有这种体验。

三十八年前，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我们全家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西行，目的地是遥远的西天山。父亲曾在那里流浪，放牧，淘金，四十岁同流落的母亲结合。他什么时候到新疆的，为什么从南国水乡飘落到那儿，又是怎样返回家园，又为什么舍弃故土第二次迁居新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上。

五岁的我，朦朦胧胧记得那漫长而又艰难的旅行。嘉裕关是人生的界碑，汽车停在戈壁上，呼呼地喘着粗气。那天，风很大，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手领着比我大一岁的哥哥，上了城堞。一登上去，我觉得天是那么的低，山是那么的远，我肯定是害怕了，怕跌下去，哇哇地大哭起来，而哥哥在城楼上跑来跑去，手舞足蹈的。父亲大概生厌了我

的懦弱，狠狠地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再也不敢哭了。从那时起，我很惧怕父亲，老见他对我皱眉头，一直到父亲去世，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回到车上，母亲用袖子擦去了我脸上的泪痕，用敢怒而不敢言的眼神安慰我。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我高兴起来，从腕上卸下一只黄灿灿的东西要我玩，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全家唯一的财产——一只金手镯。

我在手中把玩了许久，不知不觉睡着了。等醒来时，手镯不见了，全家人忙做一团。母亲搂着我坐在沙堆上哭，父亲和哥哥不见了。我感到奇怪，用小手替妈妈擦眼泪，她哭得更凶了。一会儿，见父亲和哥哥从很远的地方走回来，垂头丧气的，那样子是极可怕的，我赶快缩进母亲的怀里。这一晚上，我梦见了那只手镯，是一轮弯月，冷冷地挂在天上，我伸手去摘，始终也够不着，一刻的幸福和欢乐，霎时消失了，夜空是一块空白，似乎我也不存在了。

汽车接近吐鲁番时，一片火燃的云盖在头顶，天地转暖，几天的悲哀也开始消融。戈壁上渐渐多了绿色，有鸟在草丛中啼叫。这小精灵给我激起了狂喜，我从母亲怀里挣脱，同哥哥去捉小鸟。拨开杂草，一只鸟惊起，在空中划着很多的圈，哥哥捡起地上的石子想击中那只鸟，那鸟舍身忘我地不肯离去。突然，我发现草丛里有一只毛烘烘的东西在

蠕动，仔细看，是一只多么可爱的雏鸟，洁白的羽毛，红红的嘴巴，煽动着翅膀，想飞，可惜太嫩了，那样子让人心疼。哥哥捉住了它，我赶快脱下棉帽子去装，咣啷一声，那只手镯滚在了脚下。啊！找到了！哥哥捡起手镯，也顾不得小鸟了，风风火火地向父亲跑去。

当父亲将感激的目光投给我时，我一时也没觉得，将小鸟捧在母亲的面前问母亲：

“妈妈，它能长大吗？”

“离开了它的妈妈，它会死的……”母亲的话我半信半疑，我舍不得将小鸟放回窝去，怕被别人捡了去，紧紧揽在怀里。车启动了，全家四口人都洋溢着欢乐。

我们快到达目的地时，我的小鸟死了。它死的很可怜，我给它喂什么，它都不吃，妈妈看得着急，将馒头在嘴里嚼碎，喂给它，它也不吃，两眼怔怔地望着天空，传来鸟的啼叫，它就拍动一下小翅膀，绒绒的羽毛在阳光下颤动，很快就垂下来，再也收不拢了，小爪在我手里抓出一道血痕。这道血痕我永远无法褪去了，我后悔，我恨自己将小鸟从它妈妈怀里夺走。我将小鸟埋在沙丘上，默默地站了很久。

在乌鲁木齐定居后，父亲卖了那只手镯，买回一辆架子车，靠拉车维持全家生计。我六岁上小学，放学回家时，帮助父亲干活。父亲拉着沉重的

车子，在坡上吃力地爬着，我和哥哥就帮他推，等上了坡，父亲从怀里掏出一毛钱，我同哥哥一人买一只烧饼，香甜地啃起来。

时光很快过去，上中学时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我想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父母亲的上一辈都是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他们心里扎得很深很深。家境再贫寒，也要供我们兄弟俩读书。可我的哥哥是很淘气的，在学校里总是搞恶作剧，不久被学校除名，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了。读书给我增长了知识，也给我增长了虚荣心。

记得有一年冬天，天上飘着很大的雪花。刚刚放学，我和几个同学在一起，远远地看见披着雪花的父亲拉着车子，三九天气，头上冒着热气。车子陷在一个冰雪坑里，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拉不出来。我想上去推，可缺少勇气，怕同学笑话，原来你爸爸是拉车的，终于绕道走过去了。他是怎样挣扎出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黄昏时，父亲全身冻得硬梆梆的，回到家里脱了棉裤烘烤，我才发现，他的腿上有一块很大的伤痕，是摔的。我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哭得很伤心。这一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茫茫风雪世界，我帮父亲推车，脚陷得很深很深，怎么也拔不出来。对面有一座高高的门楼，黑色的门环响过后，走出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一页一页撕下来吃，没有一点声息。天亮时，我把梦讲给母亲听，母亲淡

淡地说：

“小孩子做梦，是屁股没盖严实……”

我一直在想补偿我的过失，可等上了高中，见到父亲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不久，全家人在市政府的动员下，搬到了乡下。我只能一年回去一次，每一次见到的父亲都老了许多，花白的头发和胡须亮得刺人。一见到他，我就想起那揪心的雪天。

学习，对我并不感到吃力。我的数理化是全班拔尖的，而语文却只能刚刚及格，心里对它冷淡的很。等到高三时，学校突然来了一位大学刚刚毕业的语文教员做我们的班主任。他叫我写好作文，我每次都在搪塞。有一次，他要我读《唐诗三百首》，然后写一首诗出来，这可难为了我。三天过去，一张稿纸上连一个字也没写出来。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并告诉我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我一下想起了那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梦，写了一首题名《雪》的诗。

以后，《雪》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是别人推荐的，于是我成了学校的名人。十五元的稿费，对于我是一笔不知如何支付的巨款，我用它给父亲买了一双毡靴，同时也买回了他对我的第一次微笑。

从此，我便做起诗人的梦来。

一点一点的画，一点一点地描，然而，再也得不到发表，即便到了大学，我也再没有新作问世。我的土地，很旱，而我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心里总

是苦苦的。

诗多，烦恼也多，我不知道诗究竟为何物。一路走下来，只有牢牢地守护着那本绿色的日记，上面是我人生蹒跚的脚步。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团支部书记告诫我，警告我，最后让我把它付之一炬，成了飞扬的一群黑蝴蝶，于是身上很轻了，心里更沉了。

二十多年的光景一晃过去了，在不惑之年来临时，我心里的石头开始复活，我不能老是昏昏庸庸在异乡陌生的风风雨雨中。特别是离开了新疆，那边城的炊烟，那独特的情调，勾起我无限的遐想，常常在心里涌动。一串雷响过后，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儿，我不能将自己的往昔和今日一同躲避在屋檐下。面对不断涨潮的文学，我想询问点什么，投入点什么。尽管心里还有一点隐隐作痛，我还是拿起了笔，又开始了我疯疯癫癫的诗的生涯。

几年的工夫，发表了一大堆诗，有人开始称我为诗人。几本诗集捧在手里，却感到异常的焦人。许多报刊邀我写诗的体会，我一一拒绝。心里总在说，原谅我吧，我的诗太轻太轻，象一片雪花，在空中飞舞，尽管有时也有些好看的舞姿，然而落在地上转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心丢失在那一片沙滩上，象搁浅的船，渐渐会锈烂的。

我渴望自己有一点楚楚的灵性，渴望能够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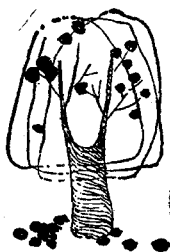
自己，可叹的是人永远无法找到自己，即便在镜子里，也是假的，只有别人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我。

诗，不是赏心悦目的盆景，更不是水畔杨柳柔软的趣姿，随时画出风的走向。大漠几十年的生活教会我，不要辜负了自己身上牛羊肉的腥膻，那旨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伟人一生都为自己建造碑石。我的父亲因为太普通了，他没有得到，那么，我应当是他省略号的继续了……

作者

1987年春日



思 念

秋日，一片空旷。土地象刚分娩过的产妇显露出苍白。错过了收获的日子，一路的冷寂，谁都有过这样的时候，眼睛是如此的饥饿。

倏忽，几个黑点从弯曲的山背上射出来，渐渐地放大，朗朗的天空上剪贴出一个“人”字。满满的一眼愁绪。

站在远处的还有一个人，也望着天空的雁阵，似乎听到了它的唤叫，怔怔的。风勾勒出她的线条，红衣衫又急急忙忙地裹不住。

是黑妮。我心里惊叫着。

黑妮并不黑，白皙的皮肤，日头总是晒不黑，眼睛却象炭一样黑极。去年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成了乡村小学的教师，吃商品粮。

同校的英语教师，一个师专毕业生向她求爱，她拒绝了。

在县城军营里穿四个兜的表哥向她求亲，她拒绝了。

爹给她领来一个壮壮实实过日子的小伙，也让她拒绝了。

消息传开，都说她是个“怪女子”，心比天

高，命比纸薄哩！黑妮的心并不高，她爱上了那个不起眼的水娃。水娃没有爹，没有娘，独来独往着一人，眼下村里又不见了他的影子。

她刚进村的时候，碰到了水娃，水娃远远躲着她，眼睛也不敢抬，她喊他，只是在心里，目送着他拐过村巷，猛然地黝黑的笑，使她早已忘却的手上的伤疤隐隐作痛。

那是多好的一个春季。她和几个伙伴到草滩子去找野鸭子蛋，给爹下酒，捡多了还可以到供销社换作业本。

几个男孩子，一见水就没有了命，扑通着都扎进河里去了，赤条条地也不怕羞，羞的却是剩下的她，扭过头来，看那泱泱的一片水草。亮晶晶的绿，诱着她走过去，突然草丛中扑愣起一只很大的鸟来，想飞又飞不起来，惊恐的样子，她试着去捉，总不敢下手。也许想到了爹爹的笑脸，她鼓足了勇气，追上去，“啪”地一响，她的手上顿时开了花，殷红殷红的，鸟儿在耀目的血光中飞走了。

远远的地方，水娃正在收藏自己的弹弓。伙伴们同他扭打在一起，报这一箭之仇，而她提着空篮子，哭着回了家。

晚上的时候，水娃把她叫到村口那棵老榆树下，送给她满满一篮野鸭子蛋，她不说要，也不说不要。远近蝉声嘶嘶的，月亮都听腻了，躲进了云层。她问看不清的水娃：